

小小说

驴骡子马骡子

■杜华

张家的公驴和李家的母马交配后，产下了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骡子。

一年前，老李把老张请到家里吃酒，席间，老李说明了借驴配种的意图，征求老张的同意，最后还补充，掏钱也行。两家是邻居，关系很好，醉眼朦胧的老张一听是这等小事儿，哈哈大笑，他盯着正在往桌上端菜的老李婆娘，就开起了玩笑：“这算啥球事儿呀，别说是借驴了，就是借人咱也愿意奉献！”老李的婆娘白了老张一眼：“你这个老不正经的……”

小骡子就这样诞生了。生下来的小骡子活泼可爱，而且不怕人，吃完奶后就在院子里又蹦又跳地撒欢儿，还时不时跑到家人跟前闻闻嗅嗅，蹭蹭舔舔，这深得家人的喜欢。小家伙的降生，凭空给李家增添了乐趣，特别是

老李的儿子小刚，更是高兴的不得了。在农村，家家都养着家禽家畜，谁家的羊下个羔，猪下个仔，马下个驹，鸡下个蛋……都是极为正常的小事儿，本来，小骡子是李家的财产，张家只是借了借种，和他家没半毛钱的关系。但谁也没想到，两家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小事儿发生了矛盾，两个小骡种谁也不服谁，还大打出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那天，李家的小刚和张家的小铁放学后一起玩耍，正好李家的小骡子蹦蹦跳跳地跑出来，小刚就喊小铁：“快看，我家的小骡子跑出来了。”

小刚朝小骡子招招手，小骡子就跑过来，小刚摸着它的头，小骡子又是摇头，又是摆尾，很兴奋的样子。小铁

看的眼馋，也跑过来想一同玩耍，谁知，他还没跑到跟前，小骡子飞也似的逃跑了。

小铁有些沮丧，就撇着嘴嘟囔：“这家伙不愿跟我玩，不认亲。”

“我家的叫驴还是它爹呢！按理说，这驴骡子咱们还是亲戚，怎么找你不找我呢？”

“怎么成驴骡子了呢？我爹说了，马下的骡子是马骡子。”小刚马上纠正。

“不对，你爹说错了，我爹说，驴配的骡子就是驴骡子。”

“是马骡子。”

“是驴骡子。”

“你爹这么说是想占便宜。”

“你爹这么说是胡说八道。”

“你爹更是胡说八道。”

“你说谁胡说八道？”小孩子的脸说翻就翻，小刚攥紧的小拳头冷不防抡过去，正好打在小铁的鼻梁上，鲜血顿时从鼻孔中流出，可这小铁没熊，他用衣袖擦了一下，马上抡起拳头进行还击，两个孩子打在了一起……

两家大人听到动静跑出来，赶紧把他们拉开，一听是这事儿，都笑了。可两个鼻青脸肿的孩子谁也不服谁，小刚的父亲端着他的双肩，他仍奋力挣扎着，身体前倾，怒目圆睁，握着小拳头，拼命地朝对方使着劲儿。小铁在父亲的身前也不甘示弱，他用同样的姿势对垒着，看样子，两个孩子是非要讨个正确的说法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听是这个话题，也展开了辩论，有说马骡子的，有说驴骡子的，现场乱成了一锅粥。

喝了半斤老烧的队长，听见街上乱哄哄的，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也赶紧跑出探个究竟。

看到村里最大的官来了，小刚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急忙大喊：“王叔，你给评评理，我家的骡子是不是马骡子？”

队长一听是这破事儿，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可酒劲儿却有些上涌，心想，这俩孩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什么驴骡子马骡子，公骡子母骡子，争论这种不生育的绝户玩艺有球用呀？得赶快想个法子找个理由把他们糊弄回

家，于是，他打了个囁，就囁出个计谋来，他走到小刚跟前，蹲下身来问：“你爹姓啥？”

“姓李。”
“你姓啥？”
“这还用问，姓李呗。”
“这不就得了，那骡子的爹姓驴，你说骡子姓啥？”

“王叔，你偏心眼，还变着法子骂人，不是好队长，不是好叔叔！我们老师都说了，马生的骡子就是马骡子，你能有我们老师高明吗？”

小刚张开嘴就哭，小铁咧开嘴就笑。

队长没成想小刚这么叫真儿，觉得这打哭一个哄笑一个不是他要的结果，就翻了翻眼改变了说法。

“小刚呀，你们老师是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肯定比我对。我看这么着吧，你就管它叫马骡子，小铁呢就管它叫驴骡子，或者你俩和好，今天你们管它叫驴骡子，明天你们管它叫马骡子，反正咋叫都对。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回去干点儿正事儿。”队长又打了个囁，扭头回去了。

众人大笑，都说这个“稀泥”队长“稀泥”和得有水平。

两个孩子一个不哭了，一个不笑了，队长的话，让他们一头雾水……

散文

老梨树

■李宪章

院子里的老梨树是父亲从山上用马驮回来的，栽在院子里，至少八十岁的年轮了。

八十岁，真的老了。

老梨树形象有些凄惨，稀稀落落的树冠挑着几根枝条，枝叶残星一般，枝干早已皴裂的翘起，仿佛已不能承受生命的微弱重量。

记忆最深的是自己十五岁时，一树白灿灿的花吸引全村人赶来围观。花冠硕大，蜜蜂在花丛间嘤嘤嗡嗡的忙碌着，彰显出花事炫炫，繁华热闹的景象。大娘婶子们老早就给打招呼，到了秋天梨子熟了，可别忘了留几个尝尝。我美滋滋地回答，一定一定。说着说着那一树的白花，已孕育出一个个青涩的梨儿……

我对于花的喜爱远胜过对秋天梨儿的贪馋。每天附在墙头上看白花粉蕊里采蜜的蜂儿，看翩翩飞舞的蝴蝶，单纯的心早就交给青翠花浓的树儿了。渐渐的花落了，结下了一颗颗小梨，我每天都要看一回，盼望着梨儿快快长大，可是过了一个多月，梨儿一个个蔫了，黄了，落了，我心酸的抱住梨树哭了，这一年一个梨也没摘到。后来才知道原因，距离烧火的烟囱太近，让烟给熏化了。

为了硕果满枝，也为了一饱口福，父亲居然遂我所愿，把西屋空了下来。没有烟的侵扰，梨树那时憋足了一股劲儿，开花坐果，样样不差，第二年夏天就把大大小小的梨儿藏在树叶下面，最终梨树的枝子都累得弯了腰，爸爸找人用木棍支起来，笑着告诉大伙，等梨儿熟了，都来尝尝。大伙咽着口水笑呵呵地说，这个自然。谁知支起木棍不久，老天故意和乡亲们过不去，下了一阵雹子，而且砸得就是我们附近的几个村子，雹子挨着梨儿撒落一地，甜甜的果实再一次失之交臂。

希望满满的梨树，在一次次期盼中收获酸楚。

就在大家对梨树失望后的第二年秋天，梨树却意外送来了惊喜。村子里每户人家都吃到了妈妈送去的一兜梨儿。吃到梨儿的乡亲们说，这不干活的树，干起活来还真真是有模有样。山梨树移居院落，果实并非在树上成熟，梨儿七八成熟就摘下来，弄来味道纯正的艾蒿捂上十天半月，果香艾香融为一体才是最佳的味道。妈妈送给乡亲们的梨，就是这样完成的。

老梨树总是与灾难相伴。营子里的谢家没房子，借住到我家，一不小心挨着梨树的柴草着了火，大伙怕烧房子，把老梨树丢在脑后，等回过神来，梨树的半面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砍了有点怪可惜，妈妈说，各有天命，顺其自然吧。过了五个年头，病恹恹的老梨树活转过来，又结了稀稀落落落的梨儿。

前几天回去，看到它还执着的生长在院里，承载着风吹雨打，沐浴着雨露阳光。感慨之余不得惊叹生命的奇迹！走近老梨树发现，不知道哪个粗心的人看它不能结出梨儿，居然把底端的粗杈子截断了，谁知老梨树故我依然，活生生在旧茬上长出新芽。

去年旧枝发新蕊，襟怀独自向韶华。这令我想到了家乡父老，他们不也和老梨树一样，根植故土，顽强地活着吗？蓦然间眼前的嫩枝又结满了梨儿，生命又一次轮回，累累果实写满顽强和坚韧……



素天鹅 摄影 八路

散文诗四章

走过蝗川源

■云南 汤云明

一个叫鲁黑的山村

他们说，阿鲁、阿黑是亲兄弟，也有人说是亲兄妹，还有人说是一棵相惜的情人。时光太久远，已经无法找回他们的容貌，只听说鲁黑这个村子的名字，在彝语里是石头房子的意思。

百年的土主庙里，老紫薇树和香炉还记起前尘往事，曾经因为“彝”字比较难写，有人就把全村人的民族登记为另外一个民族。

今天，我没有找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石头房子，只见到乡村振兴示范村的风貌和乡村振兴产业的实施，改变了我对山村的印象。

在鲁黑，呈现出新农村建设的样榜，看到了共同富裕奔小康的步伐。一座牌坊，一面在向来访者叙说着鲁黑的昨天和今天，另一面又在描绘着鲁黑的明天。

蓝莓园、田园迷宫、渔塘、老树、竹林、紫薇洋芋、古水井，还有那些整齐、统一色调和规格的山间别墅，所有的喜悦都自然而然地融入进村民的精神气息里。

其实，阿鲁、阿黑一直没有走远，在他们的庇护里，老人，尽享安详的晚年生活。孩童，尽享那份久违的纯真和奢望，我看见，正好写在6岁的姐姐和她背着的2岁小弟弟的一根冰棍上。

响水叮咚

千年彝村，静静地躺在青山、梯田的怀抱里。此时初秋，玉米举着红缨，水稻抽穗拔节，稻田里的谷花鱼走向肥美。农人，正在为成片的红辣椒奔忙。

小溪流一条又一条，围绕在炊烟袅袅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祖先听惯了叮叮咚咚的声响，才可爱地把小村命名为响水。

几头黄牛在山坡上撒野，放牛老人悠闲地讲起关于溶洞、钟乳石、地下河、以及曾经有老牛掉洞里不知所踪的故事。低头之间，溶洞深不可测，寒气逼人，好象还有一条小青蛇在把守着洞门，只敢把想像留存在记忆里。

野马冲，彝族老阿爸说是发大水的意思，祖先饱受像野马一样冲出山谷的洪水的困扰，把村前的山谷叫做野马冲。再后来，一个叫野马冲的水库，把溪水、山洪圈养和驯化成可以解渴、灌溉的水源。

500里螳螂川，蜿蜒曲折，一路北上，冲进金沙江的胸怀。而我逆流而上，来到二街蝗川源，在野马冲这个山谷，找到了她出发时温柔、清澈的脚步。

老高村

我们要把二街河加个大字来表达，正象要在中国前面写个大字来抒情一样，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却可以经常约会一段叫二鸣的公路。

公路与河流，都通向没有终点的远方，正如老高村的名字，没有人说得清楚根源。二街大河，用她温柔慈爱的母性之水哺育了一个小山村的繁荣与安宁，二鸣公路有点像高高在上的严父，延伸着小村长远的目光与文化底蕴。

对过山、狮子山下的这两条平行线，左右了村庄的是非曲直、风气与走向，一长一圆两潭龙王总是见首不见尾，东山上两个狮子为一个绣球抢风头，三皇宫里香火正旺，祈祷声传承一段文明，钟馗大神每天走过千年古石桥，巡游在对过山、锁水阁、香条冲。

我在这个大名老高的村子里，没有遇见到叫老高的笑脸，却找到了老李、老余、老非等众多先贤、名门和前辈。一股股淳朴的民风从街巷吹来，还夹杂着些桂花、皂角、茶花的馥郁。

西拉沐伦河

（外一首）
■孟凡林

依连绵兴安
东归浩荡汤汤
恋茫茫草原
盈渤海一波荡漾

诗的浪漫
联袂画的沧桑
激情草尖儿与大海的奔放

走要走大川
形胜山川模样
欢愉行两岸
弹奏今古歌唱

牧马嘶鸣
瞭望航船的桅杆
后浪翻滚向前
触摸不谷的金黄

祖母的殷殷嘱托
化作沐伦的模样
草的情爱
成为连接海的哈达
这头是吉祥
那头是安康

爱是一座小屋

爱是你居住的小屋
里面有一架别致的书橱
篱笆溢出的欢喜
蘸着墨汁书写一本书

你就像是一朵云
你就像是一片雾
我们埋下一粒种子
祈望秋天果实成熟

你说你的梦是一滴水
滴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湖
偶尔在暖暖的斜阳里
身影依稀芳如故

晒记忆记忆的余香
忘记了来时路
是谁对我说过
走过那座山便是花开处